



辛夷花 ■刘东林

## 生活故事

## 最重要的小事

■胡辰筠 文

光阴如过隙白驹，我翻了翻办公桌上的台历，发现已经在这里工作半年了。如果你一定要问我：“这半年来你都做了些什么事？”我冥思苦想，绞尽脑汁，也只能回答你两个字：“小事。”

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职场新人，我的第一件小事就是复印。这确实是件小事，你只需要将原件放在固定的位置，选好复印的张数，轻轻按一下启动键，一切水到渠成。因此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从纸都不知如何摆放的菜鸟迅速变成部门的“移动复印机”。于是，面对着一堆厚厚的文件，你需要精确地记住每张纸需要复印多少份。我默念：“会签单1份，合同2份，工程概况1份，竣工是多少份来着？”你还需要像做拼图一样把某些文件的某些部分拼在一页A4纸中，并且保证字既不会跑偏也不会漏掉。

第二件小事是发通知单，显而易见，这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了。我只需要去各个办公室走一圈就好。我雀跃着，把这次的任务看作是久坐办公室的一次“放风”。“小姑娘，为什么这周五要停电呢？”“小姑娘，我问你……”什么？我愣在原地，不是发一张纸就够了吗？不是简单介绍一下通知内容就够了吗？不是找领导签好字就可以了吗？我需要知道这么多吗？那句再熟悉不过的话就像夜里的LED广告牌一样闪我的眼：“常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。”吸取教训，从此以后，每次做这种小事之前，我都尽量搞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。

然后，小事就一件接一件地来了。我想着固定资产盘点不就是找财务对账吗？可惜我对了一个下午才把所有账目都对上了；我想着填用印单不就是抄抄合同内容么？可惜我到现在有时候还不能一遍就过。再后来，我的小事增加到充电费、办停车证……它们确实都是小事，只是当它们同时发生的时候，我就不知所措了。所以，每天听着办公室电话铃声和手机铃声此起彼伏，看着各路人马来来往往，我都默默感叹：要把这

么多的事情处理得有条不紊且无一差错也是不容易啊！

最后的最后，我终于有了一件固定属于自己的小事：管理办公物料。流程简单，各部门申购需要购买的办公用品，我找供应商采办，再分发下去，月底再做出本月购买和支出的总账单。可是有时候我上午刚刚通知供应商发货，下午又有部门交来了申购单，因为每个部门办公物料的使用情况都不相同；有些常用物品显然不能仅仅按照申购数量来购买，得有存货；最麻烦的事情莫过于，我得清楚地知道每件物品的存量，以避免购买过量。所以每次有部门填完领料单，我都会去修改一下库存，每次购买物料之前，我都会去盘点一下库存。

在做了很多很多小事之后，我发现它们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。于是我开始想：是否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简单的小事？因为人有太多的弱点，会忘记，会粗心，会心不在焉，会力不从心。而且，事无巨细，你是选择最快的方式去做？还是选择最稳妥的方式去做？你是选择最方便的方式去做？还是选择效果最佳的方式去做？且不论哪种方式更好，你做小事的方式岂不正是你做“大事”的缩影？做了算不清的诸多小事之后，我对“于细微处见精神”刮目相看。

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段话：“年轻的时候，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；长大以后，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，我决定改变我的国家；进入暮年以后，我发现不能改变我的国家，我决定只改变我的家庭，但是，这也不可能了。在我行将就木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：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，然后，我可能会改变我的家庭；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，我可能会为国家做一些事情，然后，谁知道呢？我可能就改变了这个世界。”

人生正是由这样的一件件小事拼凑而成。每天早晨几点起床，决定了你是空着肚子，匆匆忙忙地赶到办公室，还是享受完早餐，心满意足地去上班。工作中的每件小事是否认真对待，决定了你是永远做这些小事，还是会更多更重要的事。做好每一件小事，或许我们就离改变这个世界近了一步。

## 闲话花样

## 书读头

■郑树林 文 / 剪纸

看到这样一幅漫画，画面上一个犯人头上套着枷锁正被执行死刑，而他的眼睛却看着脚下一本法律的书，不知道这个犯人犯的是哪一条法，但他在犯法前肯定没有去看法律制度的书，而今犯法被判刑了才想起去寻找犯了什么法已经晚了，看到这样的画面我首先想到的是用一句上海闲话来形容——“书读头”。

书读头以前我们常常听得到的，特别是恢复高考以后的那几年，许多同学少年为了考大学不断地学习读书复习，什么事情也不做，除了读书似乎一切与己无关，这样的读书人就是闲话中的书读头，也就是很用功为读书而读书的一种状态，听上去是褒

义词其实有点贬义的意思在里面。同学小伟是我们班级里成绩最优秀的，我们毕业前一年国家恢复了高考，我们学校两个班只有他一个人考上了大学，那时候我们同学都为他祝福，以后虽然也联系但总是匆匆忙忙的，因为他要读书没有时间与我们聚会。几年以后同学又一次聚会，唯独小伟没有参加，聚会中大家各自聊起了工作生活，基本上都是在谈家里的孩子读书等，当然大家最想了解的还是我们的天之骄子唯一的大学生，可是他还是那样唯唯诺诺，后来还是位他的邻居告诉我们，小伟大学毕业后到一家工厂工作，由于那时候大学生在企业非常少，于是无论什么都找他问他，可小伟没有实践经验，每次回答都是书本上的，实质性的没有，大家觉得这样的大学生在企业没有用武之地，只是一个会读书的书读头，小伟只能坐在办公室混日子。小伟成为大家的书读头，其实心里并不服，于是继续自习准备考研究生，谁

知道以前考研究生需要单位同意才行，可小伟在单位里的工作不怎么优秀，单位就是不同意，小伟无奈只能在企业里混着。改革开放后，小伟考到日本读研究生，毕业后留在了日本继续做他的研究，大家听了也非常高兴。

书读头在不同年代收到的是不同的结果，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做一个书读头是很不容易的。



## 岁月悠悠

## 且将思念祭画魂

■梁美星 文

黄达聪老先生，海派国画家，我崇敬的老师。

山阴路的一栋3层小楼，40年代起老师就居住在这里。进门一小庭院，有老师亲自栽培的翠竹，密密的竹叶高过院墙，远处就能认出。画室设在二楼南向一个连着阳台的单间，阳台摆着君子兰、兰花、牡丹。一张大画桌倚窗而置，通往阳台的一整扇墙用作悬挂画作，有时不够挂，就铺在地上。

我有幸接近老师是在1963年开学不久的一堂美术课，学写美术字。老师演示了几种美术字体和图案，让我们选择临摹。老师娴熟的画技，一下子把同学吸引住了，从此同学们对美术课兴趣盎然。

第一次美术作业我得了好分数，老师提名让我当美术课代表。这以后我才知道老师是上海有名望的画家，因莫须有的结论把他派往中学任教。老师青年时代就师从黄宾虹、张大千、沈尹默、郑曼青、汤定之等大家学习书画，还曾与艺术大师梅兰芳有过“共砚同窗”、“谈诗论画”的情谊。早在40年代初老师就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，盛况空前。郭沫若、徐悲鸿、张大千、梅兰芳等诸位前辈莅临参观，郭沫若先生为画展撰写了长篇

评论文章。对这一切，老师很少说起。现在我理解，当时老师欲言不能，欲辩也不能。

老师在学校组织了业余美术小组，用课余时间给学生辅导，指导素描写生、讲透视关系、教书法技法。老师强调，开始学画，不外临摹，但必须临摹好画，如起步不高，将终身受累。临摹名家作品，也要善于学习，名家有长处，也有短处，有的长处可能不为自己所吸收，要收获能吸收的长处。提高画技，只有不断地画，多看好作品。关于传统和创新，老师强调，学习传统而墨守成规，有碍于创新。但是没有扎实的基础谈创新，也是无根之木、无源之水。老师嘱咐我们记住古人的话，“人品既高，画品不得不高。”很久以后，我从老师的画中体会到老师“我画我心”的境界。老师的画能达到“神完气足”，是学养、修养、人格和精湛技艺的完美结合。我敬仰老师。

1966年美术中专招生，临考前老师指导加鼓励，我认真应考，成绩不错。但没等到发录取通知，“文革”开始，我的梦想破灭，不久去了农村。20年后调回上海，老师仍鼓励我重新开始，老师说：“只要坚持，到我现在的岁数，还有30年，怎么不行？”老师还高兴地笑着说：“我要画到100岁呢。”但是学生辜负了老师的期望，永远愧对老师。

1988年在上海美术馆，老师举办了建国后第4次画展，所展作品160件，这是一次回顾性的系列展，受到各界好评。建国以后，在各种境遇中，老师曾蒙受贬损，但不顾顺逆，不计得失，不求闻达，画笔不辍。老师热爱自然，遍访名山大川，几度攀登黄山，将真情实感融于画中，创作出无数气势磅礴的山水画。老师如此表达其山水画的意境：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一如唐代诗人贾岛诗中所言：“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，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”

九十年代末，老师有两个心愿，一是将画室再扩大，以利于画事，又利于迎候朋友和学生；二是总结回顾60多年的艺术之路，出一本画册。可是不久，老师身体突然不适。两件大事均在期待中，老师非常着急。

2000年秋天，老师又病了，年底我再去医院探望，谈话间我将手中的一本挂历展开，老师看到是张大千的山水画，表情一下变了，几乎哭出声来，内心的苦和痛全刻在脸上。过了很久，他对我说，一定要回家去，要画画，还要建新画室，还要抓紧筹划画册出版。这时候，面对病重的老师我能说什么呢？只能给予安慰。而对于一位把艺术看得比生命还重的老画家，安慰又有什么用？老师不语了。没过多少日子，老师怀着最后的心愿离开了。每每回忆起这些，尽是无限思念，热泪两行。

2004年，《黄达聪画集》出版了。余秋雨先生作序，高度概括了老师的品画。

## 意犹未尽

## 幼儿园的女儿、养老院的外婆

■金莹 文

女儿读幼儿园了，她所在的小区幼儿园与一家养老院毗邻——那是我已逝外婆曾住过的养老院。我的外婆，我女儿的太婆，没见到我穿上婚纱的那一刻，更没见到我的女儿。

接送女儿时，我看几眼隔壁养老院，然后想起外婆。早晨，孩子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，像一个个彩色的气球来到幼儿园，在童趣的音乐中稚嫩地伸胳膊伸腿，跟着老师做广播操。背后，是老人们在养老院的阳台上含笑地远望，在活泼好动的孩子映衬之下，他们安宁得像一尊雕像；下午，孩子们一个个又活蹦乱跳地离开了，不时洒下银铃般的童声嬉笑。

我常常想，是谁有意安排欢乐的幼儿园与宁静的养老院一墙之隔呢？一边是五彩缤纷的滑滑梯、跷跷板和鲜艳的门窗框，一边是深沉墨绿的防盗窗棂、咖啡色的公共木椅。应

该感谢这样的规划设计，让老人们日益浑浊的眼睛里能时常映入天真的孩童。

我常常想，那时的外婆肯定也是那些雕像中的一个吧，看着孩子们笑，她也笑，然后想起她的那些孙儿；听见孩子们唱，她也哼，只是听不懂她口中的含糊；看着孩子们蹦，她也想蹦，只是，到后来她连走都需要人扶持。可能，吃好早饭，她就早早地坐着等那群孩子来，老年人的时间走得那么慢，她等啊等，陆陆续续来了几个孩子，她却已被养老院的医生唤去量血压。可能，吃好午饭，太阳好，她就坐在阳台，对着幼儿园的玻璃窗发呆，看不清玻璃窗里的孩子在干嘛，但是她会想，想她的女儿，她的儿子，是如何从小的幼儿长成人，给她带来孙子孙女外孙女，她会想自己的一生，她能往前推，记住的人与事越来越少，越来越模糊。就这样，想啊想，直到日薄西山，孩子们要离开，

她都不知道其间自己是否打了几个瞌睡，只知道，太阳冷了，要进屋了。

在外婆住养老院的最后几年，随着她的身体和记忆逐步衰退，我去看她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我以读书忙、以事情多等各种理由推脱母亲让我去看外婆的要求，最后，我的理由是——外婆已经不认识我了。其实，这些理由的背后，是我怕看到外婆眼睛里的空洞，怕看到其他各种老人眼里的浑浊……这一切害怕的结果如今挥之不去地噬心，我没有好好陪伴外婆最后那一段时间，哪怕是陪她一起看看对面的幼儿园也好啊，想到她一定在望幼儿园的视线中等一个我——从小带大的外孙女，而我未出现。

如果，外婆还在，能在阳台上看到对面幼儿园里有一个我的女儿，她的第四代，甜甜地朝着她唤一声：“太——婆——”那该多美好。只是，现在幼儿园里有我的女儿，而养老院里的外婆却是别人的。